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陈残云专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陈 残 云 专 集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 言

(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选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 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选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玛拉沁夫、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欧阳山、贺敬之、胡可、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除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与何为、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研究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

11A579/07

《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研究专集。

(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 作家传略；

(2) 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3) 评论文章选辑；

(4) 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 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字，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 本专集由扬州师院中文系王凤伯、王锺元同志编选。

(七)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一、陈残云传略

- 陈残云自传…………… (1)
- 勤奋、刚正的老作家陈残云 (郑凤) …… (5)
- 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 (陆龙威、高乃炎) …… (10)

二、陈残云的生活和创作

泪和笑

- “珠江泪”获奖感言…………… (19)
- 重看《羊城暗哨》有感…………… (22)
- 《粤海新诗》编后记…………… (26)
- 深入生活，反映火热斗争…………… (37)
- 我写《香飘四季》的一些考虑…………… (44)
- 关于《香飘四季》的通信…………… (48)
- 写在《香飘四季》重版之前…………… (53)
- 黄宁婴的生活道路和他的诗
- (《黄宁婴诗选》代序) …… (57)
- 《山谷风烟》小记…………… (69)

三、陈残云创作评论文章选辑

- 《珠江岸边》(杜埃)…………… (72)
- 珠江岸边的赞歌
- 读陈残云的散文(芦荻、杨嘉、何芷)…………… (77)
- 明美绚丽的彩画
- 评陈残云的《珠江岸边》(金欽俊)…………… (84)

谈《珠江岸边》（作家通讯·周钢鸣）·····	(91)
谈陈残云的三篇散文（林遐）·····	(99)
谈陈残云的散文（曾华鹏、潘旭澜）·····	(108)
读《沙田水秀》（吴伯萧）·····	(117)
一幅色彩鲜明的织锦画	

——重读陈残云同志的《沙田水秀》（关振东）

·····	(120)
-------	-------

《南海潮》（石方禹）·····	(125)
看反特影片“羊城暗哨”（方曙）·····	(129)
谈《粤海忠魂》的细节描写（毅刚）·····	(131)

陈残云及其《香飘四季》（梅子）·····	(133)
向作家们呼吁！（林若）·····	(137)
表现时代精神（张焕熙）·····	(138)
来自生活的声音（座谈《香飘四季》）·····	(140)
读长篇小说《香飘四季》（缪俊杰）·····	(152)
《香飘四季》漫评（高云）·····	(156)
漫谈《香飘四季》（洁泯）·····	(166)
《香飘四季》中的三局棋（刘清涌）·····	(179)
别具一格的历史画卷	
——读陈残云同志的《山谷风烟》（张綽、关振东）	
·····	(182)

四、陈残云著作目录索引 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陈残云著作目录索引·····	(191)
陈残云著作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205)

陈 残 云

(自传)

1914年我生于广州郊区的一个贫农的家庭，三个哥哥在马来亚当汽车司机，我从小就在农村种地。稍长，在哥哥的资助下，到广州念了一年半中学，后来到香港当店员。这期间，爱上了新文艺，第一本引起兴趣的书是茅盾的《野蔷薇》。由于受文艺作品的影响，开始对旧社会不满，思想上徬徨苦闷。1933年写了一篇短文《一个青年的苦恼》，发表于香港《大光报》，以后一个时期成了该报的投稿者。

1935年，我所在的铺子倒闭，失业了，我考进了广州大学。我们家的兄弟姐妹都没有文化，我能写点文章，又考上大学，是十分难得的事，于是哥哥帮助了我几百元，让我进了大学。在大学里，起初读中国文学系，但都是《古文辞类选》、《说文解字》之类，枯燥无味，不合我的兴趣，就转读教育系。这时候，我爱上新诗，结识了一些写诗的朋友，参加了进步的诗歌活动，和温流、黄宁婴、陈芦荻等主办《广州诗坛》，其后又办了一个小诗刊《诗场》，自己也出版了一个诗集《铁蹄下的歌手》。

抗日战争爆发，许多艺术界的前辈都到了广州来，广州的抗日气氛很浓，文化运动也很蓬勃，《广州诗坛》在蒲风、雷石榆的支持下改为《中国诗坛》，我参与了一些工

作。但因为生活困难。我到农村教了半年小学，积了一点工资来交学费，才能继续就学。广州沦陷前夕，我参加了全省大学生集训，撤退到粤北去。那时写了一些短诗，发表于茅盾同志主编的《文艺阵地》上。

1940年到桂林教中学，结识了较多的文艺界朋友，与宁婴等复刊了几期《中国诗坛》。新四军事变以后，许多进步朋友都走了，我也到了香港。1941年10月，夏衍同志介绍我到新加坡去，在胡愈之、王任叔同志的关怀下，写了一些诗文，发表于《南洋商报》。也曾到过吉隆坡，和一些年青诗人报告过国内的文艺情况。

胡愈老安排我在南洋女中教书，但还没有上任，太平洋局势紧张，我到了马来亚探望哥哥去。不久，战争爆发，我想回新加坡回不了，交通断绝。接着，马来亚沦陷了，我成了日寇铁蹄下的“顺民”，在一个小城镇里过着恐惧而痛苦的匿居生活。两年以后，与几位年青朋友逃出马来亚，绕道泰国、老撾、越南，回到祖国，在桂林写作。

1944年6月，日寇进攻湘桂，桂林紧急疏散。田汉、欧阳予倩、邵荃麟等同志在李济琛支持下组织了“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由田汉领队。我当队长，出发到桂北前线去。但队伍受到国民党阻拦，不能前进，当即撤退回来，分别疏散。我和一批年轻同志撤退到贵阳。

在贵阳，我接受党的任务，和一批年轻同志绕道黔滇边境，徒步至广西，通过日寇封锁线，到了粤桂边境的大坡山，支持李济琛先生与党合作，反蒋抗日。我在李的警卫部队中当政工队长。1945年6月，李派我去东江纵队向周总理请示工作。七月，我在东纵司令部入了党。八月，我将

周总理的指示和电台密码带回李家。日寇投降后，李到广州搞民主运动，我亦回到广州来，与李章达、张文、李伯球、黄药眠、狄超白等同志搞民盟工作，当民盟南方总支部组织部副部长。在文艺工作上与司马文森同志合编《文艺生活》月刊，并和黄宁婴、陈芦荻等同志复刊了《中国诗坛》。在创作上，写了第一个中篇小说《风砂的城》。

1946年6月，《文艺生活》被国民党封闭，我撤退到香港，继续搞民主运动和文艺运动。社会职业是中学教师。还在《大公报》上与黄秋耘同志合编《青年周刊》，与章泯同志合编《电影周刊》。创作上出版了中篇小说《南洋伯还乡》，《新生群》，短篇小说集《小团圆》。电影剧本《珠江泪》。其后在一家影业公司当编导室主任。

1950年回到广州，任华南文学艺术学院秘书长。这期间，曾率领学院的师生参加宝安、云浮二县的两次土改，任土改队长和区委书记。土改后当专业作家，写了中篇小说《山村的早晨》、《喜讯》。1954年，继续深入生活，到宝安县任县委副书记。负责边防工作。接着又回广州当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写了反特电影《羊城暗哨》。这之前，与李英敏同志合作，写了电影剧本《椰林曲》。

1958年再到东莞当县委副书记，两年以后回来，写了长篇小说《香飘四季》，由作家出版社和省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发表于《红旗》、《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作品》、《南方日报》等报刊上。这当中曾访问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写了一些访问记，都收集在散文集《珠江岸边》（作家出版社出版）里。

1963年与蔡楚生、王为一同志合作，写了电影剧本《南海潮》。同时再次访问阿尔巴尼亚，与阿作家合作，写了大型纪录片《并肩前进》。以后又选编了诗集《粤海新诗》，写了电影剧本《故乡情》（发表于北京的《电影剧作》），又和方荧同志合作将《香飘四季》改为电影剧本（发表于长春的《电影文学》）。这两个电影均已开拍，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毒草”，停拍，至今也成为“废品”。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基本没有写东西，也没有干什么工作，只挂了个省文艺创作室副主任之名。

粉碎“四人帮”以后，与黄宁婴、望江南合作的粤剧《粤海忠魂》，获得了超生。经过修改后，由广州市粤剧团演出，省和中央电台、电视台作了广播。剧本先发表于《广东文艺》，后由省出版社出版。

1978年写了一个土改的长篇小说《山谷风烟》。

《作品》月刊选载了一部分，全书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此外还写了一批揭批“四人帮”和其他内容的短文。

现在担负了省作协的行政工作。还挂了如下一些职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广东省分会副会长。

（1979年5月写，1980年1月修改。）

勤奋、刚正的老作家陈残云

郑 风

著名作家陈残云的作品一向为观众所熟悉。反特影片《羊城暗哨》，是二十三年前摄制的影片，不久前重新在广州放映，观众仍很“爆棚”；长篇小说《香飘四季》早已在十多年前出版，在电台连播过，现在重播，人们仍是满有兴致每天追逐聆听《香飘四季》的“古仔”（与黄宁婴、望江南合编）；大型粤剧《粤海忠魂》演出二百场，场场满座……作家陈残云四十多年来，共创作了中、长篇小说、电影剧本三十多部，杂文、散文数百篇。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文字生动抒情，风格细腻清新，人物跃然纸上，具有使人一看爱不释手，非要你把几十万字一气吞下不可。

陈残云的创作经历展现了一条现代作家的新路。他出生于广州郊区的一个贫农家庭，在农村土生土长，种过地，打过杂工。青年时曾到香港当过几年伙计仔，后回广州买了一张中学文凭，考进当时的广州大学。艰难的童年使他对底层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的贫困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对中华民族的危难甚为关注。陈残云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文学活动，他开始学写诗，参加当时的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诗歌组，即“中国诗坛”的进步活动，担任“中国诗坛”的编辑工

作。一九三八年，陈残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铁蹄下的歌手》。一九四〇年，他在广西桂林逸仙中学任教，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四年，他担任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队长。这期间，他写下了以抗战为题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风砂的城》。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派陈残云到广西梧州大坡山李济深部队当政工队队长。李济深是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在我党帮助下树起反蒋抗日的义旗，陈残云当时曾代表李济深到达东江纵队设法向党中央、周总理联系，并请示工作，归途，他带着密电码，几历艰险，终于通过敌占区，胜利完成了任务。

解放后，陈残云历任华南文学艺术学院教授、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对外文协广东分会副会长等职。他工作甚为繁忙，但却能安排好大量的时间，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五十年代初，他奔赴宝安、云浮等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他长期深入东莞县体验生活，并任县委书记，“四清”运动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他深入农村与农民三同。在壮阔复杂的农村群众运动和生产斗争中，陈残云不是一个猎奇的客人，而是一个冲锋在前的普通农民，既是一个农村基层的带头人，又是农民的知心人。农民们不叫他“书记”、“作家”，而亲昵地称“老陈”、“残云伯”。长期的、火热的农村生活，激励着陈残云写出许多好作品。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正是他的黄金时代，他珍惜每一寸光阴，勤奋地写，源源不断，成绩显著。一九五四年他发表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中篇小说《山村的早晨》，一九五五年发表了电影

文学剧本《椰林曲》；一九五六年出版了中篇小说《喜讯》和电影文学剧本《羊城暗哨》；一九五九年去罗马尼亚等国访问后写一批散文；一九六一年，正值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陈残云挺起腰，迎着困难，经过一年零二个月的苦战，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优秀长篇小说《香飘四季》，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描写了一九五八年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农村贫下中农改天换地，夺取丰收的斗争，歌颂了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作品细致地描写了各种性格鲜明的人物，和珠江三角洲的风土人情，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但也受到了苏修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攻击。陈残云当然对此嗤之以鼻，他继续写，写长篇，写短篇，写诗歌，写剧本。同年，散文《珠江岸边》、《沙田水秀》《水乡探胜》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年还编选了《粤海新诗》，还与蔡楚生、王为一合作，编写了著名电影剧本《南海潮》；一九六四年写了大型纪录片剧本《并肩前进》；一九六六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故乡情》。这十多年，从长篇到短篇，从电影到诗歌，都那样有成效，这正是陈残云创作历程上的全盛时期。

可惜啊，正当这位作家要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时，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席卷全国。被江青称为“金棍子”的姚文元，深知陈残云了解他们头上的疮疤，就借批陶铸为名，公然把陈残云诬陷为“黑秀才”。从此，批斗、挂黑牌，下放农场，监督劳动，占去了这位优秀的作家的四年宝贵时光。直到一九七〇年底，陈残云才算解除了“管制”。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他出来工作了。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位刚正不阿的作家却没有言论、写作的自

由。一九七一年底，广东省的一个文艺创作会上，当时广东文艺界的“头目”，有意要陈残云出来，目的是想陈残云为“四人帮”的文艺黑线唱赞歌。可是陈残云却“不识抬举”，他早就对什么“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反感。他敢于揭露当时盛行的“上头指鹿为马，下面吹吹拍拍”的风气，激怒了当时省文艺界的“头目”，一九七二年，文艺界掀起批右倾回潮的黑风，列举“十大回潮”，陈残云的许多言论，被批了一通。陈残云经过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锻炼，对这点风浪处之泰然。他再去下去原生活基地东莞县，写了短篇小说《风雨夜》和散文《重返水乡》。小说《风雨夜》，某头头不敢表态，自然没有发表。《重返水乡》在南方日报上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高兴地相告，这位老作家文化革命后的第一篇作品出来了，但这篇文章却引起一场风波，几乎给他招来杀身大祸。有些人借题发挥，大造舆论，说什么“重返”，顾名思义就是“复辟，回潮”。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他却胸怀坦荡，仍是那样硬直。他公开为受批判的《园丁之歌》辩护；他对“批邓”非常不满；机关宣读风靡一时的大毒草《反击》，三请他也不去听；他坚决不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也不叫青年人写。

又是五年过去了，陈残云并没真正获得解放，莫须有的诬陷，种种紧箍咒，使他欲说不能，欲写不能，欲罢不能。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间，陈残云只写了两篇五千字左右的短文，且其中一篇不能发表，另一篇成了众矢之的。多大的损失，作家最宝贵最旺盛的十年时间空流去，一个人能有多少个十年！

“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艺的春天回来了。陈残云

青春焕发，他重新拿起了笔。看看他这二年的成绩吧，一年之内，他连续写了二十多篇杂文，散文，批判“四人帮”的文艺谬论；一九七七年，他与黄宁婴，望江南合编了九场粤剧《粤海忠魂》，公演二百场，受到热烈好评；一九七八年，他集中全部精力，只用了一年时间，写完了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四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山谷风烟》，由上海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一九七九年，他以陶铸一家在文革的遭遇为题材。创作了《雪夜》的电影剧本，准备由北影与珠影合拍。他发奋地写，不停地写，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的创作是这样卓有成效，而且其中还做了大量的行政工作，接待外宾工作，确实令人敬佩，确实是广东文学界成效最大的一位作家。他虽年过六十有四，但还精神健旺，身体很好，还处于“黄金时代”，总之，他的全盛时期又开始了。

（原载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澳门日报》）

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

——记老作家陈残云

(特 写)

陆龙威 高乃炎

秋收时节，我来到鱼米之乡东莞深入生活。三同户阿珍姑娘是个书迷，一有空，便捧着书看呵，看呵。

什么书这样强烈地吸引着她呢？我禁不住问道：看的是什么好书？这样津津有味？”

“罗，你看——”阿珍姑娘把书送过来。

呵，原来是一本纸页已变黄的旧书，封底没有了，封面还可看到“香飘四季”几个字，我顺手翻了几页，发现有些纸页破损的地方，都用透明胶纸补贴好了。可见，这本出版了十多年的书仍得到人们的珍爱。

“可好看呢，这几年没书看，村上的人排着队看它。看来看去，总看不厌，真怪！”说着，阿珍不禁笑了起来。稍顿，问道：“陈残云还在写什么？”

我老实回答说：“不清楚。”

阿珍立即瞪圆了眼睛：“你们都是拿笔写文章的，怎么会不知道？骗人！”

我答应回城后向陈残云同志转达。我想：这可以说代表

了东莞人民渴望早日能看到他新作的诚挚要求。

最近，在广东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我终于见到了陈残云同志。只见这位老作家虽已两鬓添霜，然而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主持会议时，激动地说：“同志们，十年了，我们有多少心里话要讲呵……”

从《香飘四季》谈起

是呵，整整十年积郁在心底的话语，似山重，如水长，掏不尽呵泻不完。从哪讲起呢？还是从陈残云的代表作《香飘四季》谈起吧。

《香飘四季》于一九六三年问世，是我国最先用长篇小说的形式，热情地歌颂农村大跃进中从高级社走向人民公社这一历史壮举的作品之一。作品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充满浓郁的地方特色，农村大跃进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

正是因为小说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走上人民公社的光辉道路，而得到了强烈的反响。这反响有广大群众发自肺腑的掌声，也有碰壁苍蝇的噪音。

苏修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曾以编辑部署名文章，攻击《香飘四季》“不是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立足于吹嘘‘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中国领导人的其它观点”，“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改善历史’的鲜明例子”，是“粉饰过的现实”和“美化了的生活”，配合他们在国际煽起的反华活动。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也在《香飘四季》的书脊上插上